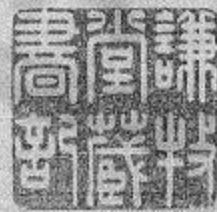




默記



王 銍 性之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新征淮南駐  
 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  
 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卅三十里則  
 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  
 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  
 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千萬扼其地大  
 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于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  
 整全師入憇滁州城下令翌日再出太祖兵再聚于  
 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季寃在



村中勸季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季寃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礼太祖再三扣之季寃曰皇甫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為与已如何曰非其教也季寃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寃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兵出所以問計于君也季寃曰然且使彼來日整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絕歸路不復有唯類矣太祖曰當復奈何季寃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者今関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涧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

能由山背小路率衆浮西涧水至城下斬関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季寃指其路季寃示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軍浮西涧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而入既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且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教必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寿州為二救兵不至寿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贍自滁州始也擒

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于贊中金瘡被  
骸自撫視之暉仰而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  
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中投江南任兼將相前後  
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  
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  
不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  
荐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  
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遠一水隔耳既失滁州  
不惟中斷壽州援則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  
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尽收淮南李景  
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得滁州阻固之

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為神武者暉亦非常  
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于  
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于周功業自此而成王  
業自此而始故辨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  
學究即韓王晉也寔與太祖定交于滁州引為上介  
辟為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為宗臣  
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  
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  
而已况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德四年間取淮南下  
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謂見世

宗屏人嘯感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  
之曰臣觀玄象太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  
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  
現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  
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  
河如漁灯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灯荧々然遙邈甚  
近則漸大至隔岸大于車輪矣其間一小兒如三  
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  
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于李穀坐  
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適被病歸而崩明年而  
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蓋聖朝火德之兆豈偶然哉

陸子復為先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襴乘轎子  
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其功德院也祖與諸將同  
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非甬者宮人抱之亦拜詢  
之乃世宗二子紀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  
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搥殿柱低頭不語藝祖  
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于理  
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即收之以為  
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  
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  
連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為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

為名帥其英明有白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  
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弟往但言  
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望門下馬但一  
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接豈  
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入主庭下  
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  
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  
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皆辭賓主之礼主曰今  
日豈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  
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卒鉉既

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  
牽機藥之事廷前前卻歎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  
也又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  
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虹江春水向  
東流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先子言錢徽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  
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  
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虜取幽燕  
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  
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交太宗与所親厚夜  
遁時徽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太

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奎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虜覓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微之功也

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寔託寓而為之爾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天晏元猷為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即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遊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為妖鬼所憑為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添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間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

即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屢天深軫上心試于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謾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君以族從為嗣即聖祚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君此願相公勿以為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壻也富公為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路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為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犹待立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

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  
角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  
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公文也貴極富溢  
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辭也  
既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  
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荅以至八九  
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荅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  
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  
有疾病否曰並無固問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  
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言曠時尋便安愈  
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孫兒輩切記之是

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即昭成太子元禧封  
許王叢所鍾愛尹開封府掾呂端張去華陳載一時  
名臣為之佐禮數優隆諸王莫比將有青宮之主王  
豐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謙溥姪女而王不喜之嬖  
惑侍妾張氏号張梳頭陰有廢嫡立為夫人之約會  
冬至日當家會上壽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闌揆金注  
子同身两用一着酒一着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  
先上壽張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酌王互換  
酒飲而毒酒乃在王盃中張立于屏風後見之掩耳  
頓足王飲罷趨朝至殿房中即斃体中昏憤不知人

不俟賀扶上馬至東華門外失馬仆于地扶策以歸  
而卒太宗極哀慟命王綏恩及御史武元穎鞠治頃  
刻獄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輩即以冬至日鬱  
釘于東華門外贈王為太子府僚呂福陳載俱貶官  
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它事貶去華之孫景山言  
親見其詳今國史載此事多微辭惟言上聞之停冊  
禮命毀張之墳墓而已

晏元猷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王嗣饒  
曰大富今弟兄吳居欲分為數段元猷取而覘之自  
額骨左右皆玉也壞吳非常者可比見之公喟然嘆  
曰此豈得于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

寔于彼得之也元猷曰為僚屬言唐小說唐玄宗為  
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携鐵槌擊其腦玄宗  
卧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固知  
命尽于汝手然彙法善曾勸我服玉今我腦骨皆成  
玉且法善勸我金丹今有丹在乎固自難死汝可破  
腦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孫光憲  
續通錄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孔昇真人爆然  
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此乃真玄宗之髑髏  
骨也曰潛命瘞于泰陵云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  
如武乙之死可驗其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礼作樂政定声律正星曆脩刑統



百廢俱起又取三閩收淮南皆朴為謀然事世宗後  
四年耳使假之考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  
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為殿前點  
檢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于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  
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冝如此太  
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  
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  
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卻主聳然上  
御袍襟領磬折鞠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  
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  
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又開談錄云朴植

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  
以街巷隘狹例送展折怒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  
數十其人忿然嗟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送決朴微  
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  
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  
矣

呂申公為相有長者忠厚之術故其福祿子孫為本  
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闕進擬晁宗慤仁宗曰無甚  
姓名命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于是今內外  
之臣文字在宗慤之上固多但宗慤父迥年逾八十  
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子為侍從且父子世掌絲

論尤為盛事迥必重感戴足以惇聖朝孝悌之風上  
許之即降旨召試是日亟命至中書迥方褻睡不暇  
白知也既畢還家而迥老病卧於牀上注目以待宗  
慤之歸問今日來何晏也宗慤具白召試畢方歸故  
不暇白大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慤曰甚得意也迥大  
喜遽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久病卧于牀因喜其子  
召試而忘其疾也宗慤在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  
縉紳榮之宋綬云自唐以來惟楊于陵身見其子嗣  
復繼掌書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則呂申公作相而卹  
人之老真宰相器也有後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為母

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号泣過度  
章惠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  
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即以犢車亟走奉先寺撤殯  
現之在一大井上四鏡索維之既啟棺而形容如生  
略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既啟窺知非鴆  
死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為參知政事諂事謂  
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疑必涕泣作可憐之  
色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謂默對曰曾有一  
私家不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惟老姉同居一外生  
不肖為卒想見受艰辛杖責多矣老姉在青州鄉里

每以為言、訖又涕下謂亦惻然因為沂公言何不  
入文字乞除軍籍沂公曰曾既汚輔臣之列而外生  
如此豈不辱朝廷自亦慙言于上也言畢又涕下謂  
再三勉之此亦人家當事不足為媿惟早言於上庶  
脫其為卒之苦尔自後謂教、勉之留身上前奏知  
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終自  
羞報爾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陳  
沂公犹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且責沂公門戶事乃  
爾後謂當奉候於閣門沂公不得已遂留身既留身踰  
時至將進膳猶不退盡言謂之盜權女奴私且言丁  
謂陰謀詭譎多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

行不惟臣寸齋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  
晉公候於閣門見其甚久即頓足捩耳云無及矣方  
悟知其令謂自為己謀不使之覺欲適當山陵之事  
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過謂於閣門舍怒不揖而出晉  
公始悟見賣舍毒而已不覺也是日既至都堂召兩  
府入議而不召謂謂知得罪折哀於馮極錢惟演及  
曾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公矣太后欲誅謂極申理  
之沂公奏請召知制誥就殿序草制罷之不復宣麻  
太后從之責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  
防開沂公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注語大臣曰

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已遷轉推恩惟宰執臣寮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悟於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聞奏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粘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覘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數為一時所伏其出師討儂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於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既酒行青自起巡而問之曰兒郎若肯隨青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侍養及家私幼小畏怯不願出者便請於

此處自言若大軍一起之後敢有退避者惟有劔耳於是三軍之士感泣自勵至嶺外無一人敢有怠惰者

儂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屢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作宣撫招討使青至洪州聞陶弼在外邑丁憂蓋弼久作廣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見弼問籌策弼察其誠為青言廣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邊事乘擾攘中濟其所欲不問朝廷安危謂之做邊事涵養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廣州乃官吏不用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巢穴至廣州哉今誠能誅不用命官吏使兵權在我一變舊俗則賊不足

破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廣州按法誅不遵節制出  
兵而敗陳崇儀而下三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賊二  
廣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  
運使李肅之等迎於界首具縻韉謁青曰某等隨軍  
轉運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糧食之數及要若干碩  
數月日多少請預備之青荅曰此行亦無東西南北  
遠所在亦無歲月多少之期既日隨軍轉運須着隨  
軍供贍人人足備若少一人之食則先斬轉運使肅  
之等悚然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功此善為將帥者  
也

高遵裕之為將取靈州也范純粹胡僧孺為轉運使  
既至軍前大陳軍儀令將校二漕同稟此行軍糧多  
少月日遵裕撫鬚熟計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  
排一月二漕應啜對遵裕呼書吏取紙自書一月軍  
糧狀遵裕判押照會訖迺罷其後靈州城丁軍潰乏  
食死之幾半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獄華州二  
漕使出遵裕所押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遵裕涂責而  
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觀之大帥之語默奉措可  
以見成敗矣

滕元發言杜和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  
貌嘆曰此骨相窮寒豈宰相之狀也徐左右秉燭手  
展書卷起面覲之見眼有黑光徑射紙上元發默然

曰杜公之貴者此也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直  
忽見介甫同展書燭下黑光亦徑射紙上因為荆公  
說初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欢曰子勿相  
戲安石豈願作宰相哉十年之間果如元發之言  
董士廉閔中豪俠之士佐刘滄同擅築水洛城尹師  
魯大非之其後狄青帥渭希師魯意以滄擅興械送  
獄將索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青言於朝檻  
車捕送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  
縣事姚董意氣之交也縣當發人護送而監者兵仗  
嚴密如護叛逆者不得語也嗣宗交護送者于路因  
呼士廉行第屢引兩手向上示之士廉應曰舍得嗣

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檻車也既至渭州青方坐  
廳事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檻車中見青大呼  
曰狄青你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礙着你，今日  
殺了我這回做也青聞之大驚不敢誅盖青起於卒  
伍而貴常有嫌疑之謗心惡聞此語因破檻車械送  
獄既在有司士廉得以為計矣其後反訟師魯贓罪  
師魯貶死而士廉從輕比者用姚嗣宗之計得脫也  
狄青宣撫廣南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數諸  
將不俟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崇儀等三  
十餘人拽出斬之余襄公襄公矍然下拜而孫元規  
頗申理之得免提刑祖擇之問諸將兵敗亡之由擇

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大尉不得無禮無擇來時  
金口別有宣諭其容將在所下即呼牽提刑馬遂就  
廳事上馬以出於甲冑兵戈之間既至所舍便溺俱  
下滿於鞍韉此所謂氣勝也蓋青武人非倉猝之間  
言金口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  
上將臨問之甥楊久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  
出必携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吊之免萬乘  
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寔  
久病忌携奠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歐公作神道  
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飭太醫朝夕視有司除

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奏  
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以不即視公  
為恨蓋此意也

曹襄悼利用既忤宦者明年會其姪洵在真定因侍  
婢與中饋爭鬼嫁出之而洵猶過其家不已其夫不  
勝憤因洵袂衣、淡黃襖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洵  
倉卒不知避宦者為走馬奏之即唱言洵與其叔利  
用謀不軌差王博文勘其事鍛鍊既成以大鑊煎油  
拉洵烹之至今都監之辭凶不可入蓋洵之冤鬼猶  
在也歐陽叔弼言頃於青州王家見章獻與王沂公  
親札一紙云曹利用與其姪兒謀叛事理分明也須

早殺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  
李逢與室宗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  
發范忠宣堯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  
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臺  
獄問皇祐年范公與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倉卒無  
以為計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慶州檢架閣庫有  
文正差兵士送范公赴奉公案尚在據其年月則范  
公方在慶州待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  
也遂據公案錄白申臺中乃止向非公案則無以解終  
矣范公得脫而元發坐親累落職知池州王以東

宮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罷相守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起鄭俠獄欲  
害介甫先罷王介甫放歸田野王呂由是為深仇又  
起李逢獄以李士寧介甫布衣之舊以宝刀遺宗室  
世居事欲陷介甫會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韓子華為  
次相急令介甫赴召其事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  
得解焉李之儀端叔言元祐中為六曹編勅刪定官  
見斷案李士寧本死罪荆公就案上親筆改作徒罪  
王鞏本配流改作勒停劉瑾滕甫凡坐此事者皆從  
輕比焉

張茂寔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刘



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  
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奏職入謝日章  
聖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閣以為春坊謁者後擢  
用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寔出  
自宮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為殿帥蓋嘗同奉使交  
結有自弼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寔之除歲月非  
弼進擬出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為皇太子茂寔入  
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  
尉茂寔皇恐執詣有司以為狂人而點配之其實非  
狂也茂寔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諱改名至  
攷頗踈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謚勤惠

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卧內茂寔岍憤起坐其  
頭角峴然真危種也全類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  
有大用至節帥者于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  
能詩有子与郎中作壻此可怪也

韓魏公帥定狄青為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  
者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訊其向有淫文也  
青來日遂答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  
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後因訢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  
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  
於子階之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  
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

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白搃管立久青乃敢  
退蓋懼并誅也其後魏公還朝青位樞密使避火般  
家于相國寺殿一日袂衣淺黃襖子坐殿上指揮  
士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遺火魏公謂救火人曰你見  
狄樞密出來救火時着黃襖子否青每語人曰韓樞  
密功業官職与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其後彗  
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知陳州同日以魏  
公代之是夕彗滅

王廣淵識英宗于潜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  
外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宰相專權須收主威英神二  
朝俱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反間諫官司馬

君寔力言其姦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廣淵竟出外  
世徒知君寔言廣淵而不知宰相之反間也然則陰  
諷臺諫以逐人主親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後神宗時  
君寔言揚給不當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與滕元發  
令喻給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為人陰使之耳蓋廣  
淵被逐嘗言君寔純直受人夙指之詳而云耳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  
天下声震殿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均既  
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寔上殿聞乞斬某以  
謝天下元發在螭吻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云只我  
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為廣州幕官嘗夢入一僧  
舍稍新潔有大榜大題其西室曰宰相蔡確死於此  
室既寤不曉其旨時持正尚在相位未几聞外補而  
大春以漕檄權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夢中所見  
又有西室亦如夢也方歎息与同官言之未几持正  
責新州無它僧寺竟居於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  
前夢又何異也

李宗易即中陳州人詩文琴棋游藝皆妙絕過人前  
輩中名士也晏臨淄公為陳守屬伏暑中同諸客集  
於州之後圃時炎曦赫然晏公歎曰江南盛冬烘柿  
當此時得而食之應可滌暑也宗易忽對曰此極易

致願借四大食合公大驚遽令取之宗易起入於室  
之西房令取合復掩關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  
令開合既如言烘柿四合俱滿正如盛冬初熟者霜  
粉蓬勃分遺眾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  
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疎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  
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怀第一人蓋欲委滕  
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  
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宝器尽為  
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必發其棄  
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

金樽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首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王君辰榜是時歐公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憤同省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工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座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運思鄰坐者乃見李能屬文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拽過鋪在

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拽回互盡用之不妨李見開懷若此頃覺成篇至於詩亦然

是日程試半是歐卷半是歐誦李大感激遂覺病去論策二場亦復如此榜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後李於家廟之旁畫歐公像事之等父母以獲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嘗與先祖同宮俱引先祖至影堂觀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戒世之場屋虛誕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既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其前植驚走踰牆避之后時即還父母家俄選

為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為  
有道之士也劉貞父過室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  
有畫山水極妙昭語貞父乃化光所畫貞父率然贊  
也曰昆侖有名瑤池非寔在夢暫覲觀幻旋失惟是  
墨妙半壁蕭瑟崎嶇坎壈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  
端物大士現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劉莊恪公平初及第為常州無錫尉時有巨  
盜在境上未獲會歲旦日入謁縣宰是時循國初故  
事多用齊魯鄙朴徑生為縣令而無錫令又昏老之  
徑生也令廳史贊簿尉廷趨而端坐于廳事受之平  
素尚氣不能堪徑趨所事捧而痛拳奮歐之踣于座

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傳尉歐死令矣平亦不顧  
歸而酣飲至醉群盜聞尉歐令死大喜乘節日至邑  
之州市飲酒會有密報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  
人徑捕之諸盜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皆手殺  
五人擒得者二十餘人全火并獲凱旋歸邑令令家  
唯藥救之得蘇功過俱奏上詔改大理評事知鄂陵  
縣由此知名

王荆公于揚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為樞  
密使上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荆公再三  
謂曰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况殊備位  
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寔預榮焉又曰休沐日

相邀一飯荆公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會甚  
慤慤也比往時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荆公曰卿  
人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為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數  
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  
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泛謂荆公曰能容  
於物、亦容矣荆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歎  
曰晏公為大臣而殺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  
荆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  
我大不以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与之為款  
不保其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  
容于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為之言也

王荆公議阿云按問自首法奉朝祿祿唯韓持國與  
公議同一日晚持國歎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  
與時議如此大異持國因曰此事維與介甫同因夜  
來枕上不能寐細思之亦有可議也荆公歎曰此一  
事安石理會來三十年矣持國以一夕聰明勝之不  
亦難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  
見道左有嬰兒啼甚急蓋新生子也立馬遣人燭下  
視之錦綉文葆插金釵子二隻且男子也夏無子因  
携去育之竟不知誰氏子焉稍長其父沒王事得官  
潤州丹陽主簿姚鉉作遊漕見其人物文章薦試大

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奏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  
乃本鎮富民所畜也一夕詣官奴為富民結客殿之  
傷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于州：奏監罪請寘于  
法子厚為請富民誅于鎮市中監官放罪還任

神宗遣貴璫張茂則傳宣撫問韓魏公：侍以舊例  
常礼或謂公茂則貴密方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  
此也我若過礼之茂則歸奏必為人主所窺不若且  
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塋在潤  
州而鎮江即本鎮也每歲十月旦寒食詔許兩往鎮

江展省兩州送迎旌旗舳艦官吏錦繡相屬於道今  
古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荆公居蔣山騎馭出入合荆  
公病愈秀公請于朝許帶人沒往省荆公詔許之舟  
楫銜尾蔽江而下街告而於舟中喝道不絕人皆歎  
之荆公聞其來以二人肩鼠尾轎迎於江上秀公鼓  
旗艦舳正喝道荆公忽於蘆葦間駐車以俟秀公令  
就岼大船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慙其歸  
也令罷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荆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  
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即於道左遇之荆公捨  
蹇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

林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令張傘而日光正漏在  
荆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傘就相公曰不須若  
使後世做牛頭着與他日裏耕田

華州西嶽廟門裡有唐玄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數  
十丈砌數段為一碑其字八分幾尺餘其上薄雲霄  
也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碑樓上巢怒并樓焚  
之樓既焚盡而碑字缺剝焚損十存二三也京兆姚  
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為陝西都轉運使終入  
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送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  
由礼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頽謂嗣宗曰可惜好碑  
為何人燒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

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手弓三四十人柰何賊不  
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何用且  
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却道賊姓黃名巢希  
仁知其戲已默然而去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  
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捨在相國寺  
西塔以資薦且自書于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  
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  
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  
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  
後失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



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喬氏所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告豈斯人也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鎮戎軍退陣當斬誠之赴省試訟父之寃且乞斬韓魏公以其起陝西民兵乃應賊致敗是時誠之叔絃知開封府誠之方年十八歲一日絃坐廳視事見朝廷押上書人至階下視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尋得釋是年遂登科

李師中与王介父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廣坐中稱其少年豪傑介父方識之見衆人稱奉其豪傑乃云唐太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傑渠是何豪傑

衆不敢以對

劉貢父与王介父最為故舊荆公嘗戲坼貢父名曰劉放不值一兮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坼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無二真是姒上交亂真如下交誤當守荆公大歎而心銜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父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陽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謂王安石安礼安固安上謝景初景温景平景回也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耗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礼

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  
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  
之圖也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猷  
微應曰今一場中唯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  
意欲牽人自理會得寓意於此少年牽人乃歐陽公  
也是榜為省元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疎  
若訥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  
一夕所乘馬為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  
除樞密使緣此与介為深仇其後介死英公每对官  
吏或公廳時失声發歎曰有人於界河逢見石介來

後卒有投蕃將發棺之事有旨下兗州驗實杜祁公  
罷相守兗州力為保明乃免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右散騎常侍貶靜難軍行軍  
司馬而卒於邠州鉉魚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  
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告勅備存甚多僕嘗至  
攝山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  
授官告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  
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  
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晏知止作府推時諸子房中案牘猶多祖宗自批判  
者文字甚衆祖宗時不惟宰相雖百執事皆起後而

至富鄭公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儒臣楊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曾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蓋朝廷體貌况在兵革之際乎其來否則在人耳

蹇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斷當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刘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為蜀孔自官事張乖崖時見發即人陰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觀一小冊每鈎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訖入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則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

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冊觀之尽記人細故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衆也文度閱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毀而焚之乖崖還見几上箱開已色变及啟觀小冊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以一命代衆人死乞賜誅戮乖崖問其故荅曰公為政過猛而又陰採人短長不皆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是殺人無窮也乖崖徐曰貸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與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三家三翰林百祿為執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貫文度其後果與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浚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  
烟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  
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宝珠光照一  
室如日中也現此則李氏之奢侈可知矣

司馬溫公為相除張茂則之子巽為閤門使本朝無  
內臣之子在閤門者君實明日 語給事中蔡元度  
王子發曰光不敢爭正苗以成給事之賢名耳

楊康國為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榜赴省試時  
以汴河上舊省為試院既聞榜出與同試數人自往  
探榜既出門則報榜者紛然天漢橋忽有一肥率人  
跨蹇自河路東來者問報榜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

汝礪也跨蹇者聞之即時回更不至者前康國追問  
隨行小童曰此雍丘許秀才名安世也康國駭之次  
奉聞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脩登科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  
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闕雎也因  
言此禽有異每棲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窠  
觀之皆一窠二室蓋雌雄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  
別者以此也鷲而通者習水而善捕魚也和而別者  
因此悟明仲修且歎村落猶呼曰闕雎而和而別則  
孝者不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義仲壯輿曰軾元豐

中過金陵見介甫論三國志曰裴松之、該洽實出  
陳壽上不能別編書而但注三國志此所以陳壽下  
也蓋好事多在注中安石舊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  
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軾對以軾於討論非所工蓋介  
父以此事付託軾、今以付壯輿也僕聞此於壯輿  
盡直記其舊言

時彥奉進士第一人後為江東小漕因按部舟行於  
大江阻風繫舟僻左巷又一山下因與同載二三奉  
人盡却逆者上山閑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轉山背  
忽一小寺出於山頂已有一老僧下山迎問曰豈非  
時狀元乎彥既訝了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

也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題壁曰某年月日時狀元  
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記之日時也某及時  
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寔而未之信也相與至佛殿  
後旋掃去積塵始見其字皆如僧言而別有題年月  
則彥尚未生之前也現其旁人曰此去十三年官終  
四品彥錄之以歸嘗以語於人至大觀初彥以吏部  
尚書卒正四品距見題字時還十三年矣

劉瑄河中人樞密季子猱之孫也其庶母王氏既生  
瑄而出外瑄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  
王氏了不可得遂弃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  
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瑄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

會歲除日行次汝洛間地名彭坡者逆旅羈棲歲盡未遂所志注于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瑄憂鬱中謾呼今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久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久未見而喜神臨之如化速但不須散去只由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賀矣瑄雖心喜能知本意而後段悠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即應無相忘也瑄愈惑旋聞簫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瑄獨坐無聊已而覩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

者所生也其壻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送女甚厚也瑄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媪之姓氏與前生之姓氏曰此婦姓王聞前主姓刘其子小名則瑄也瑄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嘗役於其家且每祝我此事故我嘗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腰間繫衣中小紙示瑄因畧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瑄詳細曰當為驗之然瑄久求母不獲而為人給之疑

似多矣意事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  
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迎瑄猶  
未信漫往既各細騷之真瑄母也貯心滋久再見於  
不料母子相持號慟殞絕於村市久之事定因訪日  
者莫見也問于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曰人意以瑄  
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尔瑄後迎母同居久之  
以壽終瑄仕過神宗累膺繁劇為世名臣子二何勃  
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形匿  
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党皆師而信服焉曇之母  
以夏月晝寢于堂而堂階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

續有黃龍自井飛出曇母驚起開目視之怖投牀下  
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即教也曇見母死吼  
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遊不檢一日書娼  
館曰呂洞賓李教同遊曇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捕  
之尋獲矣教皇宥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其徒  
皆左道用事開教妖術最高教言教為謀主用朝廷  
亦知教妖術最高果為則用不可測也聞之大駭捕  
曇及教妻見兄弟下獄莫不得教雖曇言教逐出既  
自縊死終不信也又於娼館得教所題教與呂洞賓  
同遊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本  
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

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雖知其貝州無李教所部監  
司太守如張昱之張存十數人前皆重貶曇責昭州  
別駕教妻子皆誅死今仁宗寔錄雖載此而無如此  
之詳故表見之

呂父穆蒙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賢王章惠隨錢宣  
請若水劉龍圖煒同學賦於洛人郭延鄉延鄉洛中  
鄉先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應門  
曰師出矣衆問僧何為師道士僧曰學術教於道士  
三十年矣衆因泛問之僧曰吾師切戒術未精切慎  
毋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復來扣師可也明日遂  
見之文穆對席張王次之錢又次之劉居下座坐定

道士撫掌太息衆問所以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  
至流沙南窮嶺嶠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以  
驗吾術了不可得豈意今日貴人盡在座中衆驚喜  
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奉壓不過十年作宰相  
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富貴壽  
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貴壽考終始錢  
君可作執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執政之名而無  
執政之寔語遍及諸弟子而遺其師郭君愈然以為  
謬妄曰坐中有許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不  
受饋必欲聞之請得徐告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南  
府是時君可取解次年雖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



鄉益怒衆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詔下文穆果魁多士  
而延鄉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是所謂得解及第  
無人可壓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鑄之命悉如  
所言延鄉連蹙場屋至是預鄉薦鹿鳴燕日文穆命  
道士與席賓散獨留二人者內閣盡歡如平生文穆  
矜歎賦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為丞相出黃扉兩  
朝鴛鴦醉中別萬里烟霄達了歸羽容漸垂新鶴髮  
故人猶着旧麻衣洛陽謾說多才子從昔遭逢似我  
稀道士索紙札似若復章者乃書偈曰重日重日榮  
華必別笙歌前導僊師着雪文穆心知其異敬收之  
其後錢貳樞府未百日罷張王先後登庸劉守蒲中

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延鄉以文穆極力推  
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文穆之偈乃  
致仕薨於西京以重陽日喪過僊師是日大寒微霰  
笙歌乃教葬鹵簿鼓吹也

鄭翰林獬郎官行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  
省試俱不利行為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儂智高鴟  
張未知勝負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  
師候唱名其母與盡室憂行從軍未知吉音又憂獬  
仍日默於殿試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  
鳴穀甚厲震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為釜鳴未定忽岸  
上亟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行書云已破

儂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起遷矣語次又有  
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狀元  
及第矣釜鳴蓋有為吉者

鄭毅夫幼弟名猷字獻嘉凡流文雅人物秀少翮工  
佳公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如錢塘之  
類所聞佳處皆一時之選喜讀書而詩章翰墨皆有  
毅夫既歿求監安州酒稅安州其鄉里以便親養  
也久之湖南招降得蠻首舒光勇者漢洞生黎面色  
如漆毅音侏儻如鬼物然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  
未監安州酒稅與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蝮蠱之人  
每於其家送食必作兩分與之對飡然光勇終不快

意蓋未嘗知中國士夫家嘗饌也每食饌畢必令攜  
頭輩於務前餅店以四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取食  
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未嘗知此味也一日又以  
對猷言如前猷因語之曰汝本溪洞腥臊生蠻不知有  
飲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為未始有也猷謂所  
善曰此事固小乎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  
勇之類也

王景彞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對  
客云就試前夢御街上騎驢而墜地今果為驢子所  
落景彞聞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科景彞彈其士  
檢不修罷之又曾子固作中書舍人還朝自恃前單

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為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  
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  
禧大怒而恚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  
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  
罷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開寶塔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見塔  
上一燈明頃刻數盞以至千百盞洵史大雷雨作而  
焚尾都人大駭此真天火也祖母為先子言

劉原父就省試時父立之為湖北轉運使按部至鄂  
州其郡守王山民宴於黃鶴樓數日不發謂守曰吾且  
心此樓以候殿榜見子決湏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

四海多士雜令似才俊豈可預料立之曰縱使程試  
不得意亦湏作第二人未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  
名繼得家書云初考乃狀元為賦中小誤遂以賈黯  
為魁立之即以書示郡守而竹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穎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立獨守城不下其  
曾祖嘗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立者奏職既入拜諸  
司使陳橋門開以迎太祖即斬守門者又言其祖乃  
安習也太宗判南衙時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許歲詣  
闕理產業事太宗悅之使買之不可得習請无置之  
遂與銀二笏往習刀截銀一二兩少塊子不數日竊  
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習甚嚴南衙遂歲習夫

婦於宮中後至登位才放出故終為節度留後其青州女子終為賢妃者是也

歐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狀至懷其奏召其子皇城使守節言父反事惶恐次謂彼只少尔但速去來日方出奏示臣寮守節至潞州開城降兵不血刃慶曆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為樞密使楊察晏壻也時自知制誥避親勾當三班院察之弟寘時就試畢負魁天下望未放榜間將先宣示兩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已之高下為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察以報寘而寘試罷每酒後飲酒肆聞之以手擊按歎曰不

知那個衛子奪吾狀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憚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為狀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復以第一人為第四人寘方以鄙語罵時不知自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嘗略語曾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為何等事而增重耶

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之以義小不中程輒朴之察房心為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而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

人所歷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塵却及察歸亦久不  
每語真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曆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  
公將大有為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嫂婢有  
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參知政事王奉正不  
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  
有章有賦魏庭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  
多大忤權貴遂除脩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  
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北都運令計議河二相賈昌  
朝陳執中事邊事其寔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  
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

使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而臣實耻之朝廷從之公  
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妹一作處  
州壻龜山之女非歐生也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  
自虔州司戶罷以替名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事  
發鞠於開封府右軍院張惧罪且圖自解免其語  
皆引公未嫁時事詞多醜異軍院判官著作佐郎孫  
揆心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  
常博士三司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  
語案俄之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  
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劾案牘視之駭曰昭明在官  
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脩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

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劔不得安世聞之大惧  
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已  
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  
牒三司取錄問吏人不聞奏降殿中丞春州監稅昭  
明降壽春監稅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  
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群從向以  
訟起成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  
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  
次仍歸漕節徃布郡條体余寬恩思釋前咎又安世  
責詞云汝授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為續比願拜  
事端漏落偏說陰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

而私密省寺潛召胥役跡其阿比之實尚與朋党之  
風云：其後王荆公為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  
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于其後使安世  
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尔昭明  
後亦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與楊闢  
叔怪為舉人工書陳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此書

曾存也言

歐陽為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性急  
自大而文簡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情爭因  
從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迎于郊因問歐  
公所以外補之曲公歎曰吾侪要會得此正唐宰相

用李紳韓愈令不臺參故例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  
中耶文簡亦大歎二人遂益交欢相好宰相聞知不  
久有孤甥之獄

連奚盈、傳晏元猷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者  
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  
之子為千牛備身者父遣往視之因是以秘計相親  
盈、遂匿于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  
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處  
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謂  
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示甚無害千牛懼得罪  
盈、因教曰弟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

人物如此所見帶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執力不由  
已則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对如盈、言上  
笑而不問後數日親因夫人入内明皇戲謂曰何久  
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為人妾者智術固  
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因何以久  
安耶此傳晏元猷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叙婦  
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回禁中火  
出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為藥鋪役人  
子馬捷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妄以神宗與其母繡  
抱肚為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安狀魁傑驚愕起立後

明逸以狂人置不問心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  
青苗外非便宜按正其罪絕群疑翰林李士趙鼎亦  
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  
位法所當誅遂命槩并包極按得姦狀與繼安皆處  
死錢明逸落翰林李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張式  
李舜元皆補外世妻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旨為此  
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  
相乃文 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

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子嘗見其一  
卷內遂段事一云蕭固為廣西轉運使時僕智高未  
反但誘聚亡命陰為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固遣人誘

說且奏朝廷乞每智高一官善撫之因令間交趾奏  
下樞密院難固再三固又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  
郭至六七皆不報固既已歸智高果反破城殺吏大  
困一方所至騷然至遣大臣僅能敗亡則樞密院乃  
歸責於固以知吉州所謂曲突徙薪无恩澤焦頭爛  
額為土客也又一云進士滕甫最能為省題詩皇祐  
元年秋青成功於廣西時甫廷試西旅未王詩云葱  
嶺占佳氣瓊裘拜未央最為佳句此皆原父親札不  
康定中元昊上言為諸羌所擾不得已乞朝廷請一  
名號宰相大怒即乞削屬籍出兵加討時惟諫官吳  
育言夷狄難以中國叛臣處之乞加以名號不聽卒



致侵邊患頗多固相類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鄭畋乞  
去黃巢節度使呂琦乞和番之類是也

劉原父季際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賞常彛  
父同在雍夏月五常露坐見一流星甚大原父驚曰  
當有親王為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為皇子

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朝嘗仕遼中為翰林季士脩  
因史著虜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  
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彊都監妻女皆  
為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為北都教  
官因覽此書而悲之五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  
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

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  
後庭一曲新事時揮淚臨江悲去國今公獻籍朝未  
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倖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  
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双燕清秋  
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  
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  
三鼓溲沓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  
命如流信雲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  
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  
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徧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  
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

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安子那  
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推髻泣窮年丈夫飄泊尤堪  
憐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園時修真風觀比宮人施  
財刊姓氏于碑有大寧公主永加公主二人皆景女  
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衮江南錄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云李國主  
小周后隨後主歸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  
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多宛轉避  
之又韓王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手金陵舊官人書  
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富弼公猶為舉子每與公

往來是時晉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為冷淘却公喜  
嗜之每晨起戒中厨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恠而問  
之乳媪云我老睡每夜聞逸宅甲馬聲則富秀才明  
日必至以此驗之若如常夜則必不來歐公知富公  
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遊嵩山師  
魯曰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遊山諸公咸謂  
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群起而攻之師魯知前  
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  
免

李士寧錄以金釵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

為初許既魁多士其父許玩為越母知錄徃省覲道  
出杭也見沈文通名食罷延之書齋玩好盡在見此  
宝刀以金塗雙龍纏之製作精巧光世射人安世見  
而歎愛且屢日之文通曰少張喜此耶通自得此刀  
家間翫患相繼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氣必能  
勝之敢以為贈安世得之宝惜特甚而士寧素為安  
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寧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  
此徐溫所佩有二刀為其雌者士寧已得之此其雄  
也士寧為此刀親渡海徃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  
在公處歎息驚駭久之安世問其意士寧密曰我大  
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獲也若得此二刀以鍊

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遺公矣安世素神信  
士寧遂奉以與之爾後寂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  
在焉乃士寧私以遺世居也士寧既坐私入宮贈詩  
與世居又有龍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其所由乃安  
世處得之故亦坐貶噫物之為禍有如此者  
先公言與閻二丈詢仁同赴試省遇一少生風骨竦  
秀于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時盛冬  
因相與于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荆公出處曰舍人  
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  
數三重不晚且未嘗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  
尋宅子爾詢仁云舍人既未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

元澤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  
在家中云擇鄰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可法  
欲令兒曹有所觀效焉

政和中青溪知縣奉議郎盛龠因事對移桐廬縣丞  
冬至夜宰會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盡往賀邑  
宰未出坐于客次見有緋魚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馬  
亟去且云兒子不孝某有執事天將明不可留矣龠  
驚問小吏答云知縣尋常享祀最早夜未以會客飲  
酒過多天曉方設祭此其先父也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為偃蹇元祐間貶為散官  
居于建州凡十年再見詔至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

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于為帥繼于蔡元長久據大  
位以妖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覓作相始荐于上皇  
召為宮使南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  
恩雖出于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役于今日徽  
廟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書於紙曰何執中除太傅  
平章事張商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既書之矣適一士人獻宮詞百篇其一  
首云先帝熙寧有曰臣曾陪元宰轉洪鈞嗣皇不減  
周文美八十重來起渭濱徽宗改不減作不啻御書  
二扇一以賜吉甫衆謂必相矣然何執中却居中方  
改天覓盡用其黨逐天覓門人起大獄為奇禍而吉

甫以腹疾乞致仕卒于京師其命矣乎

賀方回遍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為詩詞狀所得在善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于婦人方回妙在得詞人遺意非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識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于西方淨土若王荊公司馬溫公趙閱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人之詞人尽狀如此而已矣若荊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還如景陽妃含嘆墮宮井此善休物者也狀不可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却掃除淨尽此所謂倒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放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長改學制自舊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也有狀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舊英有殊色公寃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所愛因窺其所役群婢共言與僧通已久公怒令為熨婢布衣執熨而已未嘗蠶也而罪群婢不能防閑縛而盡蠶之舊英既執熨請令十二縣君供過乃援妻也縛其僧蠶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枷送獄郡守方通親鞠而亟斷之杖其背斫事震動而僧不動如山舊英執熨四十日夜久申公思之令

援曰十二縣居不遠出令舊英依旧伏侍舊英即着  
旧衣舊英堅不肯着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卅縣則送  
之舊英不看好衣不伏侍相公舊英寧死尔言訖吞  
氣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猴事時方通為守實狀也云  
有大猿數十遂使人擒而縛之忽于烏老山後突出  
數千大青猿解縛奪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晉仲目  
擊

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二日有歧路人獻雜手藝者作  
踏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而上快若  
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所在公大駭莫測已而守衙

排軍白公曰頃嘗出戎曾見此等事但請闔郡譙門  
大索必獲蓋斯等妖術未能遽出府門也公如請戒  
衆兵曰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視  
無有最後於馬院旁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  
六枚何也亟斫之即大呼乃人爾遂獲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熙寧初歐公  
作史始岷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謂至元凱銘功於  
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飲酒者令編劄  
斟酒亦可穿衫着帶斟酒亦可飲酒令婦環侍斟酒  
亦可飲酒終不若美人斟酒之中節也一置茲山一  
投漢水亦可然終是突兀此壯士編劄斟酒之禮也

博飲改曰一置茲山之上一沒漢水之淵此美人斟  
酒之醪合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荊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宿于  
家以藁秸為薦就廳上寢於地是時潘風公所善方  
知荆南遣人下書金陵急足至升廳見一人席地坐  
露頭瘦損愕以為老兵也呼院子令送書入宅公遽  
取書就鋪上拆以讀急足怒曰舍人書而院子自拆  
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趨出  
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歐陽文忠公在兩禁因赴李都尉家會至五鼓傳呼  
呵殿而歸至內前禁中訝趨朝之早呼歐公官使人

家覘之知赴李氏集方歸明日出知同州執政留之  
甚力以脩唐書為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畢姓兄弟二人養母傭力又雇二人擔  
糞土得錢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雇者不至兄  
弟惶惑夜無母飯不知何為遂各擔籬遍村求售擔  
物無有也念母過時夫食茫然四顧力乏枕擔于杏  
山現前左忽一道士自現中呼二人問其困睡狀起  
對以曲折道士曰我正欲淘厮汝能從我至現中因  
指示其處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視之皆金器兩  
擔光彩爛然二人亟尋適來道士已不復見問現中  
無此色人曰擔以示現主聞之於官太守曰此汝得

之物官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變其業盡以置田遂  
為富人教子讀書京中進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  
皆為郡守天之報施昭顯如此

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  
語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既半載往見  
到倅廳門其閤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  
見謂者問知無官請衣欄鞞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  
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後去之理我為借以衣不得已  
衣之坐幾兩時胸中不勝憤典謂者言通判歇息未  
敢傳坐幾三時餒甚忽報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曼卿  
道服仙中以就坐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之曰何

處安下有闕示及一典客從旁贊曰通判尊重不請  
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畢又唱請臨廊潛益憤  
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  
了衣裳啣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

蔣希魯字蘇州時范文正守杭州極下士王荊公兄  
弟時寄居於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過蘇見希  
魯以道服見之平甫內不能平時目其衣希魯覺  
之曰曰范希文在杭時着道服以見客平甫對曰希  
文不至如此無禮

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舉進士當赴禮部間遇異  
僧慈上座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街上者不可言少者



猶足了死生證心地下者知象數休咎且言子當傳  
吾術足以資身不必仕宦蓋子命薄也遂授其術盡  
驗遂不復就省試又以授其子亦驗慈上座者別去  
曰他時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也後失其子章丞相  
當國必欲致之聲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須來則面  
與之見先生遂往見章丞相大喜其學且問其子所  
在曰吾欲相見詐言之耳旦入朝薦其學不肯赴舉  
為言詔特赴殿試先生驚悔走避丞相召鄉人赴殿  
試者令速結保鄉人泣請若忤丞相則我輩垂得一  
官而失皆子之致矣不得已赴試而犯廟謹丞相入  
奏斯人不欲仕故為之爾特置第五甲既悒、不樂

一日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則  
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  
志可也慈上座其可得而見也耶先生固請往見之曰  
上座於人德舉意則知之况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  
其處也先生益不樂失志得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  
鄉而卒獨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官易六遇易晁以道  
得其書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  
曲則隘吞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  
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于學者矣一日嘗  
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閩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

而步既上至閔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以憇回顧黃  
河抱潼關委蛇泓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  
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  
者其可不見之哉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鑒在太學時如竇下汪  
輔之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於衆中嘗稱譽安燾  
厚卿曰安秀才骨相它曰必貴如此數十次衆有不  
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金玉色也金  
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  
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衆  
人乃服其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至

覲文殿大學士以終恩官人學王書甚有楷法常書  
以示衆云書者一藝爾可以紀言紀事非道人之所  
遊心知之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涅槃有志于道者

請事斯語

穎人沈士龍字景通高節獨行過于古今尤工于詩  
慶曆登科既改官以秘書丞為益州司錄會宋子京  
為帥惟事宴飲沉湎日夜衙前陪費多自經景通上  
書子京力言差役之害請減餼晏子京不聽又於本  
路轉運使趙抃閱道不行乞解官尋暨又不許遂掛  
衣冠寘本廳載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過關  
無以為驗景通言其情於關吏憐而義之聽其過關

坐是勒停關吏示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韓絳言其非辜復官王荆公行復官略曰况尔之去官志於善乎後居穎元豐中卒

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八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名定分錄潮說胜說之類甚衆知杭州錢塘多刊作大字版携歸印行於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声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於世常輕君房為人君房心術之及作乘異記戴白稹死其友行舟夢稹曰我死罰為龜汝來日舟過當見我矣如其言行舟見人聚觀而烏鵲噪於岸倚舟問之乃漁也網得大龜

其友買而放之于江中乘異記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東華門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馬奮擊冠中毀裂流血被髀幾至委頓乃白稹之子也問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汝已觀者為釋解且令君房毀其版君房哀祈如約乃得去

裴鉶傳奇曰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作也然無可疑李商隱詩曰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年賦洛神是也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則自昔已傳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賦曰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以浪浪善注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時已

上皆李善之注語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則此事益明然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則誤按甄后自為袁熙妻而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平袁氏納甄后至即位之二年黃初二年而甄后被殺時年二十餘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二十六矣謂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于黃初七年乃崩即黃初二年二十三十三可驗故賦謂人神之道殊号怨盛年之莫當者人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齡之相遠絕故也此有深旨僕考之舊事知其明甚世說云甄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鄧也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心為此奴云、故孔融聞五官將

納熙妻也以書與曹公曰武公伐討以姐已賜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季謂書傳所記後見問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繇是觀之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之爭亦可醜也又按洛神賦序云黃初三年予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魏志曰黃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後一年作賦也故此賦託之鬼神有曰洛靈感焉又曰悼良會之永絕哀一逝而異鄉又曰忽不悟其所舍悵神霄而蔽光又曰冀冀倖之復形御輕舟而上訴皆鬼神死生之語也魏志曰植幾為太子敷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雕勵又黃初二年監國

謂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叔脅使者有司請治  
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曰朕於天下無所不  
容况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隱詩再三  
言之有涉洛川詩通谷楊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時  
春宓妃謾結無窮恨不為君王殺灌均注曰灌均陳  
王之典籤諧王于文帝者又商隱代魏宮私贈詩先  
於其下注曰黃初二年已隔存沒迨代其意何必同  
時亦廣子夜鬼歌之流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  
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恨春松秋菊可同時僕  
意李義山最號知書意必有所據耳元微之代曲江  
老人百韻詩有曰班女恩移趙陳王賦感甄輝光隨

願步生死獨搖唇

默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